

所謂「中小學文言運動」

胡適

本年五月初，汪懋祖先生在「時代公論」第一一〇號上發表了一篇「禁習文言與強令讀經」，引起了吳研因先生在各報上發表反駁的文字。汪先生第一次答辯（時代公論第一一四號）才用了「中小學文言運動」的題目。這箇月中，各地頗有討論這個問題的文字，漸漸的離原來的論點更遠了。我本來不願意加入這個問題的討論。今天任叔永先生送來了一篇「為全國小學生請命」，這是獨立評論上第一次牽涉到這個問題，叔永在他的文章裏把這個「論戰」做了二段簡單的提要，我讀了覺得他的提要不很正確，所以我要補充幾句，並且借這個機會說說我的一點意見。汪懋祖的第一篇文章，條理很不清楚，因為是用很不清楚的文言寫的。我細細分析，可把他的主張總括成這幾點：

①「初級小學自以全用白話教材為宜」。

②「而五六年級應參教文言。不特為升學及社會應用所需，即對於不升學者，亦不啻絕其研習文言之機會也。」

③關於中學國文科文言教材應該佔多大的成分，汪先生沒有明說，但他會說：「吾只望初中能讀畢孟子，高中能讀論語學庸以及左傳，史記，詩經，國策，莊子，荀子，韓非子，等選本，作為正課，而輔以各家文選，及現代文藝，作為課外讀物。」

他的主張不過如此。這樣的主張，不過是一個教育家的個人見解，本來不值得我們大驚小怪。他的文字所以引起讀者的反感，全因為他在每一段裏總有幾句痛罵白話擁護文言的感憤話，使人不能不感覺這幾條簡單的主張背後是充滿着一股熱烈的迷戀古文的感情。感情在那兒說話，所以理智往往失掉了作用。例如他說：

學習文言與學語體，孰難孰易，必經心理學專家之長於文字者，作長期的測驗研究，殊未可一語武斷。

這好像是個學者的態度。但他下文說：

二者（文言與白話）各有其用，孰卓然成一作家，

則所資於天才與功力，正復相同。

這就是「武斷」二者難易「正復相同」了。下文他又說：

草寫「如之何」三字，時間一秒半；草寫「怎麼樣」三字需七秒半，時間相差六秒。文言之省便，母待曉曉。乃必舍輕便之利器，用粗笨之工具，吾不知其何說也。

這又更進一步「武斷」白話爲「粗笨之工具」，文言爲「輕便之利器」了！然而汪先生接着又忽然下一轉語：

或謂學習文言當較白話費力。曰，然。

這又是不待「心理學專家長期的測驗研究，而「武斷」學習文言「較白話費力」了！

究竟學習白話與學習文言「孰難孰易」呢？還是「學習文言較白話費力」呢？還是「文言之省便毋待曉曉」呢？還是「二者正復相同」呢？還是我們應該靜待「心理學專家作長期的測驗研究」呢？汪先生越說，我們越糊塗了。

這是那個所謂「中小學文言運動」的發難文字的內容。以後的討論；更使我們看出當日發難的人和後來附和的人的心事。在「中小學文言運動」一篇裏，汪先生很明白的說：

讀經決非惡事，似毋庸諱言。時至今日，使各省當局

如何礙陳濟棠輩之主張尊孔讀經，可謂豪傑之士矣。

在這裏，我的老朋友汪懋祖先生真是「圖窮而匕首見」了。至於附和的人，大都是何健陳濟棠兩位「豪傑之士」的同志。在時代公論第一一七號裏，有位許夢因先生投了一篇「告白話派青年」，說：

白話必不可爲治學工具。今用學術救國，急應恢復文言。

他痛哭流涕的控訴「白話派」

其所奉行惟謹之白話，實質全係外國的而非中國的。

（胡適謹按：這句話大有白話的嫌疑。許夢因先生何不把這句白話改作古文試試看？）其體勢構造每非一般識字讀書之中國人所能領會。可領會者，大都外國假面具社會主義之宣傳，無一事一理及於實用科學，或爲本國所有者。

發這樣議論的人，當然够得上擁護今日一班「豪傑之士」的主張了。

這個所謂「中小學文言運動」的主張和動機，不過如此。我們綜合我們看見的一些討論（慚愧的很，上海各刊物上的討論，我們收集到的很少。），覺得時代公論第一

「三號上龔啓昌先生的一篇『讀了「禁習文言與強令讀經」以後』，立論很公平，其中有許多細密的議論。龔先生認清了今日白話文言之爭「是社會對於文言語體的態度的問題」。他說：

我們試看社會上對於文言語體的態度如何？報紙影響於社會心理者最大，應能提倡語體才好。其他如官場的文告，來往的公事，雖是加上了新式標點，內容依舊是文言。……就在教育界本身也還有種種矛盾的現象。日前看見報上載江蘇省會考試題議決一律用文言。現在國內各大學的考試，及政試院舉辦的考試，更非用文言不可。……無怪乎現在的中學生（胡適按：此處及下文，原文有脫誤）甚而小學生，你不教他文言，他還要求你教他文言。中學大學入學試驗的影響于學生心理與態度，比了行政機關的一紙號令，或文人的兩三篇文字，不知要大多少。

這都是一針見血的診斷。汪懋祖先生們說的「社會應用所需」，其實正是這一類的「矛盾的現象」在那兒作怪。教育部屢次下令禁止小學講習文言，並且明令初中各科教科書，除國文一小部分之外，不得用文言編撰。但教育部如

何敢得過許多「豪傑之士」主持的政府機關，教育機關，考試機關，與論機關的用全力維持古文的殘喘？七八年的革命政府在這一方面只做到了去年的公文一律用新式標點的通令而已。我很佩服龔先生的說法：

語體文在小學裏的地位，當然毫無異議。不過應當使社會尊重語體文，廣為推行，一切報章公文一律改過，尤其是中學大學入學試驗也要能提倡。否則一部分人提倡語體，又有一部分人在那裏提倡文言，以致青年無所適從了。

我們既是認定了語體為提高國民文化的輕便工具，我們應當再請政府來澈底的革一下命。否則雖是十年百年也還沒有結果。

可惜今日的「豪傑之士」還不肯承認龔先生的前提呵！

龔先生說的「社會的態度」的問題，我們在十七八年前早已認清楚了。清清的末年，民國的初年，也有提倡白話報的，也有提倡白話書的，也有提倡官話字母的，也有提倡簡字字母的。他們的失敗在於他們自己就根本瞧不起他們提倡的白話。他們自己做八股策論，却想提倡一種簡易文字給老百姓和小孩子用。殊不知他們自己不屑用的文字，老百姓和小孩子如何肯學呢？所以我們在十七八年

前提倡「白話文學」的運動時，決心先把白話認作我們自己愛敬的工具；決心先認定白話不光是「開通民智」的利器，乃是創造中國文學的唯一工具。我曾說：

白話不是只配拋給狗吃的一塊骨頭，乃是我們全國人都該賞識的一件好寶貝。（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胡適文存二集，二，頁一九三）

這就是說：若要使白話運動成功，我們必須根本改變社會上輕視白話的態度。怎樣下手呢？我們主張從試作白話文學下手。單靠幾部水滸西遊紅樓夢是不够的。所以民國七年我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裏，很明白的說：

若要造國語，必須造國語的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自然有了國語。……真正有功效有勢力的國語教科書便是國語的文學，便是國語的小說詩文劇本。

……中國將來的新文學用的國語，就是將來的標準國語。

這就是說：我們下手的方法，只有用全力用白話創造文學。白話文學的真美被社會公認之時，標準化的國語自然成立。

我當時的主張，一班朋友都還不能完全了解。時勢的逼迫也就不容許我的緩進的辦法的實行。白話文學運動開

始後的第三年，北京政府的教育部就下令改用白話作小學第一二年級的教科書了！民國十一年新的學制不但完全採用國語作小學教科書，中學也局部的用國語了！這是白話文學運動開始後五年的事！這樣急驟的改革，固然證明了我的主張的一部分：就是白話「文學」的運動果然抬高了社會對白話的態度，因而促進了白話教科書的實現。但

是在那個時代，白話的教材實在是太不够用了，實在是貧乏的可憐！中小學的教科書是兩家大書店編的，裏面的材料都是匆匆忙忙的搜集來的；白話作家太少了，選擇的來源當然是缺乏；編撰教科書的人又大都是不大能做好白話文的，往往是南方作者勉強作白話；白話文學還沒有標準，所以往往有不很妥貼的句子。但平心而論，民國十一年「新學制」之下的國語教科書還經過了比較細心的編纂，謹慎的審查。民國十五六年的政治大革命以後，各家書店爭著編纂時髦的教科書，競爭太激烈了，各家書店都沒有細心考究的時間，所以編纂審查都更潦草了；甚至於把日報上的黨國要人的演說筆記都用作教科書的材料！所以這幾年出的國語教科書，在文字上，在內容上，恐怕還不如民國十一年的教科書了。

所以我們回頭看這十幾年出的教科書，實在不能否認

這些教科書應該大大的改良。但這十幾年的中小學教科書的不滿人意，却也證明了我十七年前的憂慮。我當時希望有第一流的白話詩，文，戲本，傳記，等等出來做「真正有功效有力量的國語教科書」。但十七年來，白話文學的作品雖然在質上和量上都有了進步，究竟十七年的光陰是很短的，第一流的作家在一個短時期裏是不會多的。何況牟利的教科書商人又不肯虛心的，細心的做披沙揀金的編纂工作呢？今日社會上還有一部分人對於白話文存着輕藐的態度，我們提倡白話文學的人不應該完全怪他們的頑

爲全國小學生請命

叔 永

最近兩個月中，南京的教育界忽然發生了一個小學教科書文言白話的論戰。這個論戰的起源，似乎是由討論湖南廣東命令小學讀經發生的。我對於兩方面的文字，雖然不曾通通拜讀過，但就所看見的大概說來，似乎包括下列的幾個問題。

- 一、小學教科的用文言或白話問題。
- 二、小學教科的選材問題（即內容問題）。
- 三、小學教科的編製問題（即文字問題）。

固，我們應該責備我們自己提倡有心而創作不够，所以不能服反對者之心。

老實說，我並不安想「再請政府來澈底的革一下命」。我深信白話文學是必然能增長增高的發展的，我也深信白話在社會上的地位是一天會比一天抬高的。在那第一流的白話文學完全奠定標準國語之前，頑固的反對總是時時會有的。對付這種頑固的反對，不能全靠政府的「再革一下命」，——雖然那也可以加速教育工具的進步，——必須還靠第一流白話文學的增多。

四、小學的讀經問題。

我以為這四個問題之中，只有第二第三是我們討論的中心。第一文言白話的問題，我們可以認爲早已解決了，此時即對於小學教科不滿意，不能再引起文言白話之爭。不但如此，我們若以爲小學改授文言，便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仍是陷於偏重文字，忽略內容的弊病。所以我們不承認小學教科有文言白話之爭，決不是僅以教育部的法令爲根據，而是從實用，教育價值上着想。至於小學的讀經問

題，我們不必討論，理由也合第一個問題一樣。即使允許
曠經，也不能代替其他的問題。

明白了這一點界限，我們可以討論一下小學教科書的
問題。根據汪懋祖柳詒兩位先生在時代公論所發表的意
見，小學教科書內容的不令人滿意，有下列幾點：

一、態度的欠莊重。如鳥言，獸語，「花猶先生」，
「妖怪吃人」等等故事，「使兒童思想為滑稽性所
蒙蔽，不暇推索其興趣」。

二、設境的不自然。如「三隻小松鼠」的着衣裳，換
顏色，其目的不過是要說明配色合色之理，但何必
造出紅尾巴綠眼睛的怪物，使兒童發生極不自然的
感想。

三、選材的惡劣。如罵人的詞句，欺騙的故事，以及
崇拜與恐懼外國的心理，如柳先生所指出的幾課。
四、用字的不適宜。如汪先生所指出的囑囑囑、噉噉
噉。

關於這些例子我們認是真正的教育問題，不能說是吹
毛求疵。而且像這樣的例子，恐怕還多得狠，只是無人詳
細的統計調查一下罷了。我個人對於以上四種缺點之外，
還想添上一項，就是這些教科書白話文章的惡劣。我們自

己有小孩子的人們，三不兩時，總不免與這些小學教科書
發生一點關係。但我很難記得有一次，看了這些教科書的
課文不覺得牠的文字有修改的必要的。現在隨手把小孩們
用的教科書拿來做一個例子。如世界書局出版的小學初級
學生用新主義國語讀本第五冊第十課，開頭有這樣的一段

「司馬光拿了一個胡桃，叫姐姐替他剝去皮。姐姐剝
了好久，也剝不掉，他就走開去。」

我要請問看了這一段文字的人，司馬光拿的胡桃是一個整
胡桃？還是胡桃仁？他就走開去的「他」，是司馬光？還
是司馬光的姐姐？照本文看來，似乎「胡桃」是整個的胡
桃，「他」是司馬光。可是就下文看來，「胡桃」正是胡
桃仁，「他」正是司馬光的姐姐。這樣胡塗的文字，可以
拿給小學生當作金科玉律的唸嗎？至於「叫姐姐替他剝去
皮」，應該說「請姐姐替他剝去皮」，方合於普通的語
法，是稍稍會說話的人所知道的。拿這樣的文字來教小學
生，恐怕教成之後，小學生連話也不會說了。

再舉一個例。商務印書館的復興國語教科書初小第四
冊有以下的一段會話：

國強：怎麼好！敵人常用飛機來破壞我們的土地，怎

麼好！

民強：那不用怕！我們難道不能用飛機抵抗嗎？

國強：正因為我們沒有飛機啊！

民強：只要有錢，那怕買不到飛機。

國強：錢從那裏來呢？

民強：全國的人，個個都捐一塊錢，已經很多了。

……

民強：我們還去勸別人也照這樣做，才能成就，我想

：一個人出一塊錢就得救國，大家總歡喜答應的

罷！

這一課的意思，自然是要宣傳飛機救國和小孩子們也可以捐錢買飛機。我們姑不論「敵人常用飛機來破壞我們的土地，怎麼好」一類的性懦心理，和「只要有錢，那怕買不到飛機」，「一個人出一塊錢就得救國」一類的淺薄心理，是不是應該輸入小學生的心中。我們單就文字來說，也是糊塗不清之極，若是高小畢業的學生，做出這樣的文字，我們還得大大的加以指責。我們不嫌煩瑣，略略指出一二點以說明我們的意思。如說「敵人常用飛機來破壞我們的土地」，這句話就有不少的毛病；飛機並不能「破壞」土地；飛機所能殘害的也不止「土地」一項。如說，「

全國的人，個個都捐一塊錢，已經很多了」，似乎是已經成功事實的說法。應改爲「假如全國的人，個個都能捐一塊錢，那就有很多的錢了」，方合文理，至最後一段中的「才能成就」，「就得救國」，等句，都要改易一二字，才像一句話。我真想不到這樣的教科書。怎麼能夠編出，怎麼能夠發行，又怎麼能夠經過教育部的審定的！

現在要說明我們所要爲全國小學生請命的地方。

我們以爲小學教科書的好壞，關係整個的教育，既不僅是所謂文言與白話之爭，我們的教育當局，便不當僅以能維持法令所規定的小學不得教授文言文爲已足，而必須進一步考查所謂白話文的教授是不是能夠達到小學教育的目的。因爲這個原故，我以為教育部應組織一個特別委員會，延聘國內有經驗的教育家，著名的文學家（古文學及白話文學兩樣都要）各二三人做委員，把國內現行各種小學教科書搜集起來做一個總審查。審查的結果，若認爲太不可的，固不妨禁止發行，其大體尚可，而材料與文字有不甚妥當的，即可由委員會爲之修正改定，然後發行。原來民國十六七年國民政府成功的時候，一般書局人人都想利用時勢的變遷與事實的需要來作營業競爭的投機事業。於是粗製濫造的小學教科書，也同投機的小報小說一樣，

充滿了各處的市場。只要混得過教部的審查，賣得到學生的金錢，那管他教育不教育。在幾年以前，國民政府百事革創，日不暇給，自然不能希望處處都照顧周到。但在現在政局比較的安定，各事都漸有條理的時候，對於這些粗製濫造的小學教科書，還是一味放任，不講求一點改良的方法，恐怕有些說不過去罷！

其次我希望的，便是我們以提倡白話為責任的一般朋

省本位的經濟建設之危機

田 生

廿三，七，九。

汪精衛先生主張以建設求統一，他的理論大概國人都知道了。各省的當局果能拿買子彈飛機的錢來開工廠築鐵路，自然是時局轉好的先聲。可是他們的眼光，要從全國國民經濟的需要來打算才好；不要祇從一省的立場來打算。

蘇俄的農業計劃積極推進地域分工；指定某地帶為小麥區，某地帶為棉花區。不但照經濟原則應該如此。他還有一種政治目的：要把各地方經濟的自足性極端取消，各地方經濟的相需相賴性極端發展，使政治的鞏固統一有經濟的基礎。在另一方面看，美國開國時各州之標榜邦權和

友們可以自動的集合幾個人，來把現行的各種小學教科書審查改正一番。書店老板們所注意的，雖然只是錢不是教育，但我相信他們對於這種自動的服務，必定以十二分的好意來接受。這樣。豈不是不費多大的力量，而可以替全國的小學生造下無量的幸福嗎？

十九世紀中葉的南北戰爭皆因各地經濟不同而發生這種地方本位的運動。幸而這地方本位的運動終於失敗，故有今日偉大的美國。

軍閥割據祇是諸山草寇互爭雄長，沒有地方的經濟利益為其後盾，不足為統一的根本障礙。但如地方當局着手經濟建設若祇知地方的局部發展，不問全國各地的相互關係，而他們的建設又能順利成功的時候，那就不免把若干的離心力量建樹起來了。局部的經濟利益，性質不一，有和全體利益一致的，有和全體利益衝突的。現在各地方當局着手經濟建設的，我相信他們絕對沒有故意防害全體利

益的惡意。不過就他們權力辦得到的範圍去做，以為建設總是好的，至於全體的事情與及別人家的事情要管也管不到，所以連想也不去想他罷了。自命為實行家的人或者更鄙視全國利益論為書獃子的空話。不錯，在積極方面若果真是暫談不到的，我們固然不必苛求。但我們希望地方當局注意的是——你們所做的種種建設，還請從全國利益的立場想想，假如和全國利益有衝突的，至少請在消極方面，不要去辦，免得下些將來成爲離心力的種子，或者成爲經濟上的浪費。

山西廣東兩省近來有一種經濟建設的努力。山西有他們的統制經濟；廣東有他們的三年計劃。向經濟建設之途徑做去，是值得贊成的。可是他們所興辦的事業，和培植該事業的方法，便不免有些錯誤。廣東要興辦許多工業，重工業如鋼鐵廠，輕工業如紡紗製糖，或已舉辦或在設計中。彷彿如歐戰後的新興小國波蘭等等，要關起門來，造成一個工業自足的國家。至其所採用的方法，亦復相同。歐洲各新興小國動輒以關稅壁壘保護新工業，而廣東每辦一個工廠便想把「省關稅」來保護他。例如廣東辦一水

泥廠，對於外來的水泥不論洋貨國貨都要抽稅，因此香港的青州水泥和唐山的啓新洋灰都不能到廣東了。山西的晉綏兩省經濟統制，完全是閉關主義，以禁止省外貨物流入，自設工廠爲恢復現金流入之手段。至其在趕造中的同蒲路是窄軌鐵路，而且軌重甚輕運輸能力極少；山西仇視標準軌距，要他採用標準軌距，便以爲要「齊之封內，盡東其畝」一樣。循廣東山西建設之道而求統一，是很不對的。德國之建國基礎定於各邦之 *Notverbot*。假如中國各省都採用「省單位」經濟，以「省關稅」的手段來培植所辦的工業，其浪費和不經濟姑且不論，而這些溫室內的植物長成之後，恐怕將來各各拒絕拆去溫室，便成了一種重要的離心力了。

或者有人反詰我：把實業辦成功不是容易的事。要有人才，要有組織，還要有能繼續其健全進行的條件。政府所辦的事值不得當作「虎生三日氣可吞牛」大驚小怪起來。我說：今年中央頒布米入口關稅，不是因廣東先自抽米入口的省稅，把他除外麼？反詰者又說：米關稅不久也要全國一致的。我說：你談到我的題外了，不敢答復。

蘇俄旅行記(五)

丁文江

楔子 (完)

入蘇俄國境的手續

普通經過蘇俄的旅客在蘇俄境內僅能停留兩星期。這種過境的護照是不成問題的。若是旅客要停留在兩星期以上，則事前須有相當的接洽。我出國前四個月就由翁詠寬先生寫信給蘇俄地質研究所所長莫虛克讀夫問他能否給我以地質旅行的方便。莫氏是蘇俄中年學者裏國際最知名的人，因為向開國際來學會都是他代表的，信去了幾個月沒有回音。我出席國際地質學會是政府派的所以得有官吏的護照。我請南京的朋友代向各領館簽字的時候，曾經把我的路程詳細說明，要求由波蘭入境在蘇俄住兩個月。歇不了幾天護照寄到北平來，有關係的各國都由領館簽字了。蘇俄領館簽字完全用的俄文。我有點不放心，拿給我的一個懂俄文的朋友看看，方纔發見簽的是普通過境的辦法，說明只准停留兩星期，而且限期在七月內由海參衛上岸！我的朋友當然是把我的路程日期送到蘇俄領館的，領館並沒有拒絕他就自動改簽為過境護照而且改為從海參衛上岸

，是他意思所料不到的——他以為既然沒有拒絕，當然是照准了的。假如我也如此假定，帶着這種護照由波蘭到蘇俄去，當然不能入境，或者要被扣留，可見得凡事是大意不得的。

那時距我去美國的船期只有一星期了。我立刻向北平蘇俄大使館交涉，巴郝夫參贊說須向莫斯科請示，時間來不及了，勸我到了柏林的時候再向駐德蘇俄使館交涉，並且寫信介紹我，說明我旅行的目的。到了上海，原來代我領護照的朋友又向上海蘇俄領館接洽，也得到同樣的答覆。我想萬一到了柏林以後，護照簽不了字，豈不是冤枉？於是決心化了八十多元錢請上海蘇俄領事館打電報到莫斯科請示。給我的朋友約好把回電轉到華盛頓去。如果可以在蘇俄停留一個月以上，我就從華盛頓到歐洲去，否則國際地質學會事畢就可以直接回來，免得白走一趟歐洲。當時我的朋友頗覺得我過于小心。以後我到了柏林知道有人要簽同樣的護照，往往要等一個月方有回信，而且回信有時是不准簽字的，纔覺得過于小心是值得的。

上船的那一天莫虛克讀夫的回電由北平轉到了。他很歡迎我到蘇俄作地質旅行，並且約我在華盛頓見面，因為他要代表蘇俄赴國際地質學會去的。所以我一到華盛頓首先打聽莫氏何時到會。那知道從我在上海上船與到華盛頓這時期之間——一共纔二十三天——已經發生了變化。莫氏不但沒有赴會，而且已經不當地質研究所所長了！代表蘇俄的是蘇俄地質鑛產調查局局長古布金和幾位青年的地質學者。古布金先生是蘇俄科學院的研究員，見了我以後表示歡迎我到蘇俄去。同時我又接到了電報，知道上海蘇俄領事館已經得到莫斯科的覆電，允許我在蘇俄停留兩個月，護照在柏林簽字。入境的事似乎不成問題的了。

在國際地質學會最後一次的評議會裏曾發生一個與蘇俄有關的問題。向例下次開會的地點都是由本屆決定。在經濟繁榮的時候往往有兩個以上的國家爭做下屆的主人，但是事實上也大抵在會外先接洽妥當，然後開會通過的。這一次也有兩個國爭做一九三六年的主人：一個是英國，一個是蘇俄。英美的重要會員多贊成到英國，然而一直到最後的那一天，美國代表還沒有得到政府的同意，所以不能向評議會提出。同時蘇俄的代表却正式寫信給評議會聲明蘇俄政府邀請下次國際地質學會到莫斯科開會，於是贊

成到英國開會的人運動評議會不付表決，庶幾兩年之內還有機會可以請求英國政府出頭來做主人。這是很不公道的主張，是向例所沒有的。蘇俄的代表都不甚會說外國話。臨時請了一個美國籍的人加入代表團，可是他對於國際地質學會的內容又不甚了了。討論的時候美比的代表明白主張到英國。瑞士和法國的代表則主張到蘇俄。最後主席主張將本案保留。當時蘇俄的代表似乎不甚明白保留的用意，抗議不得要領。于是我立起來請求主席付表決。我的理由是在經濟恐慌時期之內很難得有政府肯做主人。現在把現成的主人拋開不接收，是很可惜的，是向例所沒有的。付表決的結果，果然贊成到蘇俄開會的是多數。經過這一次討論的後，古布金先生對於我個人愈加表示好意。第二天就派他的一位團員來討論旅行的路線時期。給我一封信介紹代理地質鑛產調查局局長那瓦可夫，說我是他請到蘇俄去參觀的；應該派一個會說英國，法國或是德國話的人給我當翻譯，並且招待我，不要使我自己花錢。

我到巴黎的時候特地去訪羅克斐洛基金會科學部駐歐代表藍波特先生，請教他在蘇俄旅行的辦法，因為他新從蘇俄參觀科學機關回來的。他說，「除非你會說俄國話，能過俄國普通人的生活而且不計較時間，你還是在柏林或

是倫敦先向蘇俄旅行社 (Tourist) 接洽。這是政府專為招待外國旅客而設的。對於買車票，定房間，雇汽車，牠都有特權。其他的科學機關儘管十分盡力招待，因為組織設備的關係，斷不能如旅行社的周到。不過旅行社招待旅客有一定的路程和次序，于我們參觀科學機關的人不甚方便。最好和旅行社商量，未入境以前先訂一種契約，僅僅規定每天應付款若干，路程等等言明到莫斯科與地質礦產調查局商量以後再行決定。在旅行社有機關的地方食宿運輸完全由旅行社負責，此外則不妨接受地質礦產調查局的招待。假如你預備在蘇俄旅行兩個月，不必把兩個月的錢完全付清：只須先付一半或是三分之一，保留可以照原定價目按日期延長。蘇俄旅行社招待外國旅客分頭二三三等。三等太苦了，我不勸你屈就。二等每日美金八元，頭等每日美金十二元。其實二等與頭等沒有多大的分別，而且一出了大都市頭等待遇根本是沒有的。」以後我在蘇俄旅行了一個多月，方才知道藍波特先生的話句句是金玉良言。至少要參觀蘇俄科學機關的人都可以採用他所說的辦法。

八月二十五日我到了柏林，第一件事當然是到蘇俄使館去辦護照。除去了北平大使館的介紹信之外又有蘇俄駐

瑞典公使柯蘭戴夫人的公函——柯蘭戴夫人是一位女作家，在瑞典的時候諸昌年公使夫人給我介紹的。所以辦護照的人異常的客氣，可是時間依舊費去四小時之多，護照費如數照收，而且在蘇俄停留的期限只有三十日！我再三的抗議說莫斯科有回電允許可以兩個月的，不應該再有變卦，辦護照的人領我去見總領事。他說莫斯科的訓令沒有說明日期。照例只可以一個月。但是他知道了莫斯科以後，要求延長一個月是絕對不成問題的。我沒有法子，只好聽他的。

第二件事就是到蘇俄旅行社去接洽。我把古布金的介紹信給他們看，完全照藍波特先生的辦法，要求單訂一個籠統的契約，只規定每日應付的款項，路程等等到莫斯科再定。旅行社的人說這種辦法與定章不符，很有難色。正說話間忽然有一個中年的人從旁邊一個小棹子上走了過來，向我問道：「你是中國人學地質的。你知道有個丁文江嗎？」「我就是丁文江！」「甚麼！丁文江！你不認識我哪，我是尼采！」我仔細一看，可不是二十四年前在蘇格蘭給我同學的尼采！他是一個極苦的學生，一面讀書，一面教俄文為活。一九一〇年他去巴黎學法文，川資用完了，困在那裏。我寄了他幾鎊錢方始渡過難關。不料在此間

無意中遇着。于是他從新給我介紹：「這是我的老朋友，是幫助我學費的朋友！請你們大家照料。」於是大家都說着「奇遇！真事比小說還奇怪！」而所有的一切困難都隨着「奇遇」迎刃而解了。第二天他請我到他家裏吃晚餐，介紹他的續絃的夫人和兒子——他第一次結婚的夫人和兒子都在大革命期間活活的餓死了。

到蘇俄（或是東歐）去旅行凡事不可不小心，我可以再舉兩個例。我在美國就看見蘇俄旅行社的廣告說，有一個環遊旅行；九月初從莫斯科出發到中央亞細亞的大盧抗特（Tashkent）。然後經過裏海到巴庫。旅行費為二百四十鎊。我到倫敦打聽出發的確期，不得要領。到了柏林，旅行社的人說是九月一日出發，要求我立刻把旅費付足。幸虧尼采照料先打電話到莫斯科去問，方知道一次環遊旅行因

爲人數太少已經取消了。若是立刻付了款，到了蘇俄只能改游他處，現款是不能退還的了。第二是入蘇俄境的時候外國旅客所帶的現款必須在稅關登記，取得收條，然後離開蘇俄的時候方始可以把用不完的現金帶了出去。這是人人都知道的。當日我不知道這種制度已經爲希特拉所採用。從瑞典到德國夜裏入境，查車票，驗護照，都是車上的侍者包辦。他並沒有告訴我現金有登記的必要，等到我在柏林護照簽字到手，應付給旅行社的款項付出去，尼采問起來，我方才知道入境的時候遺漏了這一道手續，到邊境的時候免不了麻煩。於是只好在柏林多留一日，向德國外部商量特別發給我證書，允許我攜帶我原帶來的現金出境。足見得現在在東歐旅行不是一件很方便的事！

哀悼居里夫人

衡哲

今年七月四日，世界的學術界喪失了一位領袖；我們的女界也喪失了一個偉大的人格模型，因爲居里夫人死了。

人人知道居里夫人是鐳質的發明者，而很少人知道這

並不是她的最偉大處。鐳質的發明不過表現了她在智識上的天才，牠不能表現比這天才更爲偉大的人格。夫人人格的光輝處，第一是她對於科學的忠心與專一。她的戀愛與結婚，也是建築在這個科學的聖殿之上的，旁的更不用說

了。第二是她的完滿的人生。她不但是一位第一流的科學家，並且還是她兒女的賢母良師。她的兩個女兒是她自己撫育教授的，後來都成爲她的助手，和她在學業上的繼承人。第三是她的恬淡謙樸的生活。她躲避着名譽，拒絕了財富，終身度着一個類乎隱士的生活。她使我們更加相信，第一等的天才，第一流的學者，也是第一謙和，第一忘己，第一率真與簡樸的人物。

從上面的第一點上，我們見到了一位完美的科學家。從第二點上，我們見到了一個完美的女性。從第三點上，

論軍費

一直到現在，全國上下對於政治上經濟上最重大的一個問題，還沒有着手解決，這就是龐大的軍費問題。大概說來，全中國內，至少有二百萬的壯丁既不種田又不工作，只拿槍桿。這在經濟上已是極大的損失了。而且爲維持這些壯丁的生活與活動起見，國家每年要拿出至少四萬萬元的大款；這數目占國家總收入的一半，占人民總收入的二十分之一，（依照中國平均稅率占人民純收入什一計算）在這龐大的軍費壓迫之下，我國各級政府不惜徵收幾相

我們又見到了一個完美的生命的整個。夫人雖然死了，而她的這個完美人格的光輝是永遠不會消滅的。現在我謹以一個女子的資格，向這位女界的偉大光明的星座，敬發一點哀悼與欽慕之忱。我願她的光輝永遠的照耀着我們，使我們能得到向上向前的勇氣。我們雖不能，也不必，個個去學她成爲一個大科學家，但她的偉大的人格，却是我們人人可以奉爲模樣的。這個完美高尚的人生模型，正是居里夫人對於人類，尤其是女界，的一個大貢獻，猶之她所發明的鐳質是她對於科學界的一個大貢獻一樣。

何會源

的釐金，榨取巨額的農稅，甚至徵收特稅！在這龐大的軍費壓迫之下，行政費用一再減縮，各種機關只能生存不能活動。現在從事大規模建設的首推全國經濟委員會，但該會的事業費不過二千萬元，這還是從外國借來的。總而言之，軍費龐大，所以農村破產，工商衰頹，政治的經濟的種種建設都不能開展。

這是大家公認的事實，用不着我來指明。我覺得奇怪的，全國上下都在尋找問題，都在解決問題，何以獨對這

最大的軍費問題沒有着手。

我說這話，並沒有忘記土匪活動所引起的秩序問題。維持秩序就是增加生產；所以在一個紛亂的社會內，軍費應作生產費的一部分。但這種解釋只能適用在剿匪區域；並且這種解釋尚有修正的餘地：目前軍費龐大，並不是秩序紛亂的結果，而是秩序紛亂的原因，如果這批軍費都用來救濟農村發展工商，中國內部的秩序還不恢復常態麼？如果大家的心願只在恢復秩序的話，中國寧可不要軍隊！現在剿匪問題快要結束了，變態的中國應當設法走上常態的道路上去。我們對於這關係國家存亡的大問題，再不能不想辦法。

多數人民似乎希望裁兵。天津大公報的社論已屢次提出裁兵的要求。我在論田賦附加文內也把「裁撤冗兵」列做辦法的第一項。中央政府自民國十七年來也屢次想法裁兵。這本是最痛快最簡單的辦法，同快刀斬亂麻一樣。此次剿匪完畢後，中國真的走上裁兵的路，也未可知。但是嚴格說來，這條路是走不通的。

我反對裁兵。因為這般兵士沒有謀生的技術與習慣，被裁之後很有變為匪盜的可能。過去山西省曾有這樣一種經驗：每裁兵一師，非同時增加二師兵來防患不可。試想

中國那一處不是匪盜遍地，那裏有一片乾淨土，萬一再裁兵益匪，這個社會還不總崩潰麼？我也承認這只是裁兵辦法好壞的問題，但在這行政無效率，警察不完備，社會無組織，交通不便，財政不裕的中國內，恐怕想不出好的辦法來。以上就國內秩序而論裁兵是很危險的，至於就國際形勢論裁兵這辦法也未必聰明。現在誰也不能斷定國際的狂瀾不忽然而生，中國的領土不再遭東北那樣的蹂躪。目前的軍隊誠然沒有很大的威力，但有總勝於無，多總勝於少。在目前國際形勢下面，中國應否不繼續維持龐大的軍額，這還有考慮的餘地。

我以為與其裁兵為民，不如以兵為工。

應當聲明的，中國軍隊問題在政治上經濟上財政上各有不同的意義，我們現在最好撇開政治經濟不談，專談軍費，即軍隊在財政上的意義，這樣才可以使問題簡單化。

單解決軍費問題，我們目前可能的辦法不在軍費數量的減少，而在軍費性質的變更。在兵工的辦法下，軍隊變為有組織的勞動力量——工程隊，數百萬的兵士一變而為數百萬的生產工人，龐大的軍費一變而為龐大的建設費。這真是國家興衰的一大關鍵！

在這篇幅有限的小文裏我且不敢談兵工如何的必要，兵

工如何是惟一可走的道路。這在前文已討論過。也不談如何根據歷代屯田制度證明兵工是我國傳統的政策，如何根據中山先生的著作證明兵工是國民黨的主張，如何根據江西陝西及其他地域內軍隊築路築橋的偉大成績證明兵工的可能，證明兵工已成一種趨勢，今後應因勢而利導之。這些都不談，現在所要討論的只是進行的問題。

我以為：第一點，兵工建設應當立即進行。原來「以兵爲工」與「裁兵爲民」不同，後者要等剿匪工作告成，在剿匪告成之後也許還要等各實力派「政治」的談判終結。但「以兵爲工」就不同了，不管前線剿匪戰爭如何緊張，後方的軍隊不妨先行作工；而且前線戰爭愈緊張，後方工作也愈要努力。也不管各實力派已否妥協，各派的軍隊都可在某種條件之下從事兵工，因爲兵工只可以改變軍費的性質，而不減損軍隊的戰鬥力，也不改變軍力分配的現狀。（這樣看來，兵工實是將就目前環境的一法。）因此，我以為兵工是可以立即進行的。這四萬萬元的軍費中，也許在今年只有一萬萬元可以用兵工的方式改爲建設費，兵工建設提早一年，等於全國經濟委員會以現時的速率建設五年。

第二點，今後兵工建設應有這二方面的改進；其一由

部分的變爲普及的，讓全中國各省各縣的軍隊都參加兵工建設；其二由無計劃的變爲有計劃的，換句話說，這每省每縣的兵工，都可算作新中國建設的一部分——不相重複的或有必要的那一部分。要辦到這二點，中國內部要有一主持兵工建設的總機關，這機關要得各實力派的信任，要除建設外沒有半點其他的目的。目前有這資格的要推全國經濟委員會。我自己將就事實放低標準，試擬了這樣幾條試行的原則。

一，執行機關——全國經濟委員會爲主持兵工建設之總機關；該會應即公布各省內或各軍事區域內宜於兵工之各種工程，包括築路濬河開墾在內。

一，地方軍隊——各地方軍隊願從事兵工者，應向經濟委員會聲請之。該會根據聲請書所提出之件擬訂工程計劃並籌集工程費用。

一，中央軍隊——中央軍隊之從事兵工者，應由中央軍事長官指定之。中央軍隊負責修築通新疆與通西藏之兩大公路，及濬黃導淮之兩大工程，每路每河兵工數目應在四師以上。

一，經濟——經濟委員會發給工程費用。該會不負軍餉責任。惟對於地方軍隊之毫無餉源者，得給以火食用

費。

這四條原則是否合用，我不敢武斷。這原則的精神只是在「維持現狀」的條件下促成普遍的有計劃的兵工建設。

第三點，兵工建設（包括屯田）應當繼續下去，至少二十年。我的理由很簡單，我國邊疆太廣了，勢不能無百萬的雄兵，我國經濟太窘了，又不能養百萬不生產的雄兵，所以在這情形下面，兵工不只是暫時的政策，應當是確定的制度。自然，在這二十年內，兵工的方式應當隨時改進。

我所說的「以兵爲工」的辦法，大致如此。

其實，兵工的主張很早就有人提倡過，這在中國也成了「老生常談」。民國十年蔣方震先生發表「裁兵計劃書」，說明兵士絕對不配作工，裁兵的困難只在軍官方面，所以也無需乎兵工。以他的聲望來發表這主張，中國的兵工運動自然當不住。幸而這十餘年的歷史證明他的預言完全錯誤，此時全國上下，剛經過一番大的風浪，已表現振作氣象，所以又到了最適宜於兵工運動的時機。兵工這主張的提出雖然很久，但其實行的機會只在目前這一刹那，我這

樣想。

關於人的問題，用不着十分顧慮。中國的軍人已掃蕩叛變，促進統一，已完成建國工作的第一階段，今後一定更願盡瘁國事，起而分擔第二階段的建國工作。他們可以證明是最努力的；他們今後的口號是

「以工績代戰績！」

現在的全國經濟委員會是國內有大志有出息的機關，但僅僅二十萬元的事業費勢難展其長才，該會的前途勿甯說在主持兵工。現在的政府又是主張「生產建設」的，他一定願意利用這數百萬有組織的勞動力量，這數萬萬的生產費用。

我在這篇小文內，已指出軍費問題的嚴重性，已建議解決這問題的原則即改變軍費的性質而不必減少軍費的數量，並提出解決的辦法即以兵爲工。最後，我還應當聲明一句：如果我們這個窮國對於龐大的軍費問題沒有辦法，中國的農人工人商人，換言之全國民衆，永遠得不到解放！這是我敢斷言的。

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讀「三論信心與反省」

(通信)

吳其玉

適之先生賜鑒：今日讀到你的「三論信心與反省」很高興。看你的意思大概這問題暫時要不談了。我最近也須來精會神的做一件事，所以也沒有工夫再來發揮這題目。不過有現成的意見幾點，現在把他寫下來，或者可以備先生的參攷。

(一)關於創造模倣一層，我現在不談，以後再講。

(二)我對固有文化的態度，祇是優劣並提，不是不願意揭穿短處。這是諱疾忌醫的辦法，我絕不能同意的。因為當初談的是日本與中國文化的比較，所以我提出人家的短。我以為這在比較上是必須的。也就是求真理的精神，並不是拿人家的短來遮飾。

(三)我很高興先生把中國文化的長處說出三點來。這是我十分同意的。我的年紀還比較輕，所以對於中國文化還不能夠有二十年的思想時期。我到現在對於本國文化的「認識」大抵至多不過十年——或者只有五六年——但是眼前我以為我最少有一點可以補充先生已有的意見。我是學政治學的，三句話不離本行。我們現在都知道西洋文

化的一種特色，就是民主政治。這民主政治是比我們固有的政治好的，我們若試把這種政治加以分析，內容大抵不外就是：(一)多數的統治 (The rule of majority) 與 (二)代議制度。前者是西洋希臘，羅馬時代老早就有的了。後者却是英人的貢獻。這兩者合起來就是近代的民主政治。但是後來西洋人又加了一件把戲，就是文官考試制度。這制度在英國會補救過流弊極多的「私人」制度 (Patronage)，在美國則補救過分贓制度，都是補救過西洋政治的缺點的。他對政治的清明，政府的效率，和社會事業是有過莫大的貢獻的。可是我們若研究其來源，他可是由中國搬去的東西。先由英人搬到東印度公司，再由那裏搬到英國去的。這在英國的藍皮書，和議院辯論紀錄中，是可以找出證據的。這就是當時我們所有，而他們所無的。是我們所單獨發明的，而不是由人家抄來的東西，是我們在政治學上的貢獻，並且是很大的貢獻，是可以與其他的二種政治原則鼎足而三的。並且已經造福了不少的歐美人。這樣一說，我們的政治學雖不太豐富，也不太貧乏的，這是一點。——

注意，或且有人要把這一點包在社會組織平民化裏頭，但我以為不然，因為社會組織云云，我以為是專指階級與財產的分配的——還有我在外國的時候，有一回到一個外國朋友家裏去，他的園裏有許多花木，我問他這花木的種是那裏來的。他告訴我當初這各種的花木都由中國來的，當時我覺得很慚愧，竟自己不知道這件事。後來又到了一個在華盛頓州立大學教書的朋友家裏去。他家裏的花木也

編輯後記

很多，他也說都是中國來的，並且拿一本園藝的書來證明。我對於農業是門外漢，但是因上述兩回的經驗，我相信我們在農業方面的貢獻也是不少的。所以我以為我們文化的是否如先生所說的那麼不堪，實大有疑問。這是一個很實在的問題。很值得注意的。天黑了不多寫了，希望本月內可以到尊處請教。敬祝
著安
吳其玉啓 七月二日

道之

△讀了叔永先生「為全國小學生請命」，我們當然對他很表同情。但不平而論，今日的白話文固然有許多毛病可以指摘，今日報紙公文的文言文不通的纔多哩！我們盼望將來有人研究今日文言作品，寫一篇「為全國人請命」。

個名字。他的文章可以和上期（一〇八）裏的丁文江先生的「統制經濟的條件」參看。

△「田生」是我們替一位朋友取的筆名，他的原稿用一個「C」字署名，我們嫌牠太普通了，大胆替他改了這

△七月四日，法國的大科學家居里夫人（Madame Marie Sklodowska-Curie）死了。我們感謝衛哲女士為我們寫篇哀悼她的短文。衛哲女士在獨立第四十四號曾發表一篇「居里夫人」，敘述很詳細，讀者可以參看。

| | |
|----------|-----------|
| 第一卷 | 第五期 |
| 目錄 | 農村運動與大學教育 |
| 農民遊行公演話劇 | 湯茂如 |
| 大學生下鄉 | 陳治策 |
| 盛澤的蠶絲業 | 陸任聲 |
| 定縣農村蠶桑業 | 姚志英 |
| 九如（漫畫兩幅） | 張世文 |
| 簡評（七則） | 王建鐸 |

定價：零售：每期四分。
 預定：半年連郵五角，全年八角。
 國外：半年加五角，全年加八角。
 本年七月內定閱一律半價（國外郵費照專，不折不扣）

社址：北平西城石駱馬大街二十號